

寶綸堂集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賻輯

孫豸對讀

論

畫論

今人不師古人恃數句舉業餽丁或細小浮名便揮筆作畫筆墨不暇責也形似亦不可而比擬哀哉欲微名供人指點又譏評彼老成人此老蓮所最不滿於名流者也然今人作家學宋者失之匠何也不

寶綸堂集

論
卷之二

帶唐流也學元者失之野不遡宋源也如以唐之韻運宋之板宋之理行元之格則大成矣眉公先生曰宋人不能單刀直入不如元畫之疎非定論也如大年北苑巨然晉卿龍眠襄陽諸君子亦謂之密耶此元人王黃倪吳高趙之祖古人祖述立法無不嚴謹卽如兒老數筆筆都有部署法律大小李將軍營丘白駒諸公雖千門萬戶千山萬水都有韻致人自不灰心觀之學之耳孰謂宋不如元哉若宋之可恨馬遠夏圭眞畫家之退群也老蓮願名流學古人博覽宋畫僅至於元願作家法宋人乞帶唐人果淡心此

道得其正脈將諸大家辨其此筆出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會不亂會串如列然後落筆便能橫行天下也老蓮五十四歲矣吾鄉並無一人中興畫學拭目俟之

識感

大兒豹尾誤入少年場產業與居業都廢老蓮恨不撲殺之今年頓有三害之愧拔步少年場爲老蓮收拾詩文手足相勞者兩月老蓮便有舐犢之愛矣使先君子在時前見老蓮老大無長進不能自教兒子當亦有撲殺之心今見老蓮耕田種樹矣寧無查梨之賞乎幸哉豹尾乃得身受之矣痛哉老蓮何得之寤想而已矣晦日書於青藤書屋

太子灣識

自丙戌夏五月晦始每經前朝讀書處則不忠不孝之心發而面赤耳熱眎其身至舞象孫供奉之不若矣吾得爲人曾橫生之不若猶未可傷憐者乎己丑春正月至吳山乃山水都會聲色總持當吾樂忘死時想吾生雖乏聰明亦少遲鈍五車不足百字有餘書卽不工頗成描畫畫卽不精頗遠工匠文卽不奇頗亦蹈襲詩卽不妙頗無艾氣履非正路人倫不虧

遇非功勳醉鄉老死無絲髮之德而蒙上帝之寵眷
隆渥殆過於積德之人

寶綸堂集

論
卷之二

三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寶綸堂集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賻輯

孫豸對讀

記

遊高麗寺記

蘇長公爲高麗寺伽藍老蓮每入寺多蓬首作禮想其風韻詠其文辭而還庚寅携胡秋觀遊見其法象爲龍宮攝去而長公範像至不蔽風雨老蓮將以筆墨之賞號召諸友別構屋一間安之植梧桐芭蕉樵

寶綸堂集

記

卷之二

一

蘇所不及歲時祀以香燈酒果遇有好詩文焚一二篇就正之卽不當長公意此一種羹牆癡想料長公必失笑引滿以畚我輩之卑田乞兒也所費無過三四十金然有必不得成者焉夫相與有成者非讀書學道人與賢士大夫乎此讀書學道人與賢士大夫曾多見乎使長公能禍福人則人盡讀書學道人與賢士大夫矣作是思懷綬慨嘆走出見古樹摧薪山谿飲馬卽劣得成事當龍戰之世不知能爲魯靈光者有五六十年否

遊淨慈寺記

老悔一生感慨多在山水間何則既脫胎爲好山水人矣每逢得意處輒思携妻子棲性命骨肉歸于此魂氣則與雲影水聲山光花色同生滅吾願足矣所以不如願者有志氣無時運想功名戀聲色爲造化小兒玩弄三十餘年至天地反覆時乃心灰冷老从山水之志始堅而買山錢不能辦矣雖翦落入雲門秦望間山中人喜爲結草團瓢約日供薪米而白幢白傘又逐之投城市矣謀還楓谿則刀兵聚處不第娛老巖穴不可得卽耽翫泉石亦不可得矣乃知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徒虛語爾復爲造化小兒翫弄五

寶綸堂集

記
卷之二

二

六年良可憫歎庚寅七月與胡秋觀遊淨慈寺訪老僧般舟者與老蓮有齋戒之因同曲蘖之好將商略挈榼提壺從烟霞石屋入玲瓏菴登南高峰寫佛菩薩乃還看孟蘭盆會般舟素不出門今忽入城市不亦爲造化小兒翫弄一日乎

王叔明畫記

老遲幸而不享世俗富貴之福庶幾與畫家遊見古人文發古人品示現於筆楮間者師其意思自關乾坤諸公多感其謬愛余之能貧輒喜示余屬題敘余爲半生享貧賤之福得以傲彼富貴人矣豈知有三

十餘年老友所貨有王叔明畫癸未秋余未赤貧時
反得一看至今年庚寅室廬銷亾于戎馬浮家採抹
于湖山索一看之其跋履之勞筆札之請幾兩年所
不輕一示之余有門生偶適一富翁家則高懸之矣
嗚呼故交之不如新好貧士之不如富翁腹笥之不
如囊錢乃天淵哉貧賤之福亦如此其終難享哉富
貴之人亦如此其終難傲哉然余平生于交遊每以
古人期之矣愚哉今而後當以今人期之者請自老
友始雖然余亦不能復以古人自期矣悲哉

借園記

寶綸堂集

記
卷之二

三

遺樓之後余兄有地半畝余易得焉可壘怪石幾筍
構危樓數椽風日清美經營其間茶竹當戶豫章上
天養生學佛書畫種田胷中忽有南面百城傲人意
心自此曰竹爲叔祖之竹樹爲吾兄之樹我見乎此
借也何有于我哉因廣其意以知古昔聖賢制度雖
括聰明之量正人物之性如八卦見之負圖書契因
之鳥獸刳舟作車之類遠取諸物辨陰陽交神鬼以
治氣教化成萬世之教祖者皆借也卽後世帝王勦
業者不借五德終始之運與侯王將相不借治亂聖
人之靈者乎其餘歷代文人學古不過咀古人之英

華步前賢之陳迹驕氣浮志爲用而矜已傲物卒之
身名俱敗者皆不知我所有者借之故也嗚呼吾何
人斯何不自反腹內無百字成誦書畫肆說鈐譏所
不及乃敢上人乎哉額曰借園顧名思義五月七日
書于遺樓大雨

遊永楓菴記

丁卯十一月八日蓮子至永楓菴訪大先和尚叔貺
生辰銘與俱溪漲無舟楫道人負而濟大先遠出其
徒寰和尚煮茶栗餉之飲酒塔下面之叔從東山來
讓二叔曰何不夙期使我亟亟于事而步履甚勞言

寶綸堂集

記
卷之二

四

訖後痛飲展銘叔曰當作詩蓮子辭以菴中遊詩亦
多無記不可以無記叔卽妥紙蓮子舉筆慨然有感
正月終妄想進取讀書東廊山色朝暮竹樹聲色鳥
語溪聲梵唄鐘鼓意之所會耳目之所得神情之所
暢適不能盡領略步林下不過數百步便還與諸僧
語不過數十語便止早聞鐘鼓輒起讀晚聞之則罷
飲清况雖甚多而畱連飛舞之致十不存一凡五日
便以訪社中入城遂畱試六月乃歸歸便渡江九月
歸歸便以俗事不得便來今日之遊有酒有紙筆可
爲文字飲風日請談心無係戀山水竹木禽聲梵音

覺愈于正月時豈愈于正月時哉功名之念係之也夫天授人以功名富貴則各人遊盤之樂得全者不多得蓮子雖不能進取遊覽之興未嘗以疾病親友母望之禍鄙陋之心輒止興至則來闕卽去天之厚蓮子多矣

重修陳氏家廟碑記

凡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雖殫力畢志捐軀盡命僅職分之當然而然無所誇耀于天下後世其爲立石書功用以勸勉鼓舞天下後世非以誇耀者也陳氏家廟始于萬歷七年己卯秋九月其地在化龍

寶綸堂集

記卷之二

五

橋之陰創議者爲某某以秩七公祭祀之餘財募木折于風雪者貨之而爲家廟于此地某年爲門臺其姓氏某大父某公爲之記四十餘年崩壞頽敗某某等鳩工修葺之堂廣而爲衆主所雜祔非禮也分爲三間中奉某代某公主皆正祭東西二間爲維六公維某公各支之主所祔如祔廟也者詳在條約此亦亾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聖其壁石築其階遷其守嗣之方于土穀祠之後移其鎮水之橋于兌詩之東禁芻牧事樹植門非祭祀不啓堂非朔望不入亦云成家廟也命某爲記是共爲子孫之職而已矣有

何誇耀之謂哉某等亦知其爲子孫之職而已矣有何誇耀而欲記之哉某等蓋深謀遠慮亦用以勸勉鼓舞于吾宗者也若子孫亦可待勸勉爲哉嗟乎今則待勸勉矣何者當崩壞頽敗時松柏則旣斧矣牛羊蟻聚農器縱橫薪草泐糞穢積庭戶甚有墮其墻垣而侵其祭田者父兄弟數千餘人獨吾親也與哉忍相毀傷戕賊孰肯共爲子孫之職而申其戒春祀秋嘗父子兄弟數千餘人獨吾親也與哉相視咨嗟悲嘆孰肯共爲子孫之職而任其事得某某奮起而爲之記之將自某等三人而廣之數千人也一世

而廣之十世百世也云爾然吾何以知其能廣哉以鳩工而踴躍趨事者之衆也凡賞其經費之人與執事同功別有記

耐廟碑記

耐廟之設於此以爲無以奉其主櫃者之地也天下有徇情違禮使人思慕感悅反逾于遵禮奪情者今爲耐廟于此者是也然情之所至禮亦宜之况禮繇情生則爲耐廟于此者未必不爲禮也譏之則不受某竊有感焉夫陳死代遠之主尙不忍其散失而屋之妥之於始祖之旁神靈影響昭穆一堂魚菜酒糈

春秋二享此生人而致情于死者也若生人而致情于生人豈無大過焉者乎乃有挾長老以侮卑幼者矣恃貨賄以暴貧窶者矣矜勢力以凌僂弱者矣讐讎深怒存沒而生毒者矣爭奪錢財骨肉而相殺傷者矣取田宅之方員蠶食之者矣計逐之者矣且有受人之愛惠而反操戈相向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者矣生人尙不肯致情于生人使之不敢寧居流轉散失不能如其主之共存于廟視彼爲祔廟者何如哉

某願吾之仲叔季弟幼子童孫顧瞻祔廟乞以是言相勸執事之人若叔祖某若叔某若兄某仁人也凡爲祔廟主之子孫者必有感于斯三人凡爲人之子孫者亦必有感于斯三人也家法如此吾何敢避僭

僭記

涉園記

涉園者予兄已未鵬槎菴來先生請名之者也庚午構堂一亭一穿池二予樂記之予憶先生名時竄以爲僅取諸日涉成趣之義也已予能廣其意當不是乎止也憶余十歲兄十五歲時讀書園之前寒霞閣中日愛園有七檣樹經緯之以桑柘締縮之以蔬果幽曠若謀而成高下咸得其所謀爲亭館以居之遂

因其地勢之幽曠高下擇其華木之疎密高卑又非
嘉木異卉不樹也一日而涉焉或樹一花木一月而
涉焉又樹一花木一日而涉焉或去一花木一月而
涉焉又去一花木至于其先必以爲咸宜不敗而植
之歷十餘年枝幹榮茂而可觀根本深固而不拔者
必樹之去之務與其地之相宜而止爲屋則樓閣堂
軒廊窗亭牖露臺曲房圖書規制凡數十改易務與
其樹之相宜而始定鑿池則倏東儵西隨開隨塞變
田成溪者十餘度務與其地與樹之相宜而後成此
非涉之之久陳迹不留新意自啟能若是乎哉夫園

細事也能作園末技也不日涉則弗能爲良學固可
弗日涉乎哉故日涉經史涉古今予願從兄坐此園
以淡惟其涉之之義而細察其涉之之效種德樂善
文章用世朝夕孜孜焉能如其精擇遷改動與時宜
之爲善也然非日涉經史日涉古今能乎哉予願從
兄坐此園也

失狗記

梅公壬午在京師得一獅奴狗生纔彌月抱而俱臥
起飯亦置之几案間半月爲老胥竊去不令出臥內
無可蹤跡又半月與吳客偶坐其門外大聲譁笑狗

識悔公聲大吠逸出背家羣掩之不得乃裹歸病中則臥牀下病起復臥足下不敢一步出戶問病者見之皆有感於人癸未携之歸日伏處舟中不敢一步登岸夜乃警過長年不妄發一聲同舟者見之亦有感於人甲申還山陰時鄭履公家多畜雄者乙酉六月携至其家借種卽失去悔公日則望其歸夜必夢其至履公亦懸重賞者兩月而絕望悔公爲之忘食事而歸諸因緣有決定焉已矣同學者則見悔公之爲狗而忘食事也因問得狗之見愛於主人者之情事又熟聞悔公之宗黨親朋相吠者之醜狀益有感

寶綸堂集

記卷之二

九

於人於戲使此狗而席帝王之寵卽爵拜儀同食料縣幹後日猶有殺以享將士之旤安得屬我布衣而令儒者感嘆無已乎

買書記

綬秀才也敢讀中秘書乎卽黃金散盡禮不當僭收皇帝所藏之書辛巳上元之燈市見吳草廬先生外集一本上有文淵閣圖書爲小兒所售愛之而不敢市謀之張弘之弘之曰此書魏璫時所盜出者千萬本市之不爲罪綬思曰 皇帝勅天下讀孝經豈無漢唐皇帝頒賜郡國及外夷之宸思乎第不諧盛事

爾乃市之庶幾通性命之學期忠孝廉節不得為功名貨賄所蠹壞此固皇帝作忠用人之盛心又伏見勅以周程張朱配享於十哲之後是不唯二祖十一宗所未發之睿知也不特邁宋之諸君亦講中庸性命之學乎夫秀才僭收之即得罪由得以願學良臣學良士學良民之情以上聞脫秀才不收小兒持以易菓餉而為收退紙者所恩或婦女翦作襪材則又不若為秀才僭收之以學為良臣為良士為良民之為愈也况此書綬不收當今之世鮮有秀才能收之者嗟夫

寶綸堂集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購輯

孫豸對讀

書

上總憲劉先生書

宋之諸君無有培植太學生者矣而多食其報道君
起良嶽鄧肅上詩金人兩寇陳東上書李綱將罷歐
陽澈數百人上書黃潛善汪伯彥用事魏祐上書湯
思退議和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韓侂胄欲罷趙汝

寶綸堂集

書一
卷之三

愚楊宏等六十人上書胡榘議和何處恬上書史嵩
之謀起復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
書城陷之辱丁特起私有孤臣泣血錄我 祖宗今
上培植太學生不遠過曩代乎若邊防之警若權相
□□善類若大司馬之起復若私議撫獨涂從吉一
人上書白黃石齋先生寃空谷足音矣然所見有紛
紛上書者身謀而不及國洪綬之名亦與焉沮之又
不能得深悔當時何不棄去半年懷負國之慚今則
棄去矣前失難追矣太學生何負我 祖宗及今上
哉三百年間乃僅得一涂從吉吾師乎涂從吉故足

悔矣而有悔言之集悔言小引劉夫子爲天子所注
意上封事者皆導君毋苟且之治術羣小謗之爲迂
遠而不宜於時時者權也聖賢不得已而用之治術
者經也不得以運之升降道之汙隆而變之者也使
遇中主趨時焉尙不爲臣之正路矧逢今上神聖而
勞悴之主寧忍以末運之治輔之耶若夫子者眞責
難於君之純臣也甚矣羣小之當殺也

書白兔花猫

如來與迦葉乞食鹿林有鷹逐鷲子鷲子投迦葉影
中身猶戰慄投如來影中身便安穩迦葉問故佛言

寶論堂集

書之二
卷之三

二

女殺機猶未盡斷故鄭履公贈白兔二頭兔性畏猫
犬猫犬性喜搏兔已而有人遺我花猫者受之而憂
之護之無遺力一日兔佚出籠與猫爪吻相戲老蓮
因歎畜生一無殺機便相感悅何況於人古人云誠
□□□□□□之未至安得遍告之挾詐之徒

寶綸堂集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賻輯

孫孚對讀

壽文

壽胡母文

王子季冬二十日爲夫人五十四歲之辰也洪綬社
兄錦石與其弟機石索壽圖壽言觴夫人也錦石爲
綬言曰夫人十八歸吾伯奇峯公七月而公化去有
遺腹生機石懷刃乳兒父母不能奪其志而公薄宦

寶綸堂集

壽文
卷之三

一

所積俸且盡保孤良艱苦况師資之訓乎夫人心血
灑地以長以教機石卽不得以舉子業取青紫然胸
中有書履道而杖義兄弟偶言及夫人在事無不滌
泗橫下焉今子侄輩大者善屬文小者皆強記胡氏
沐賢媛之澤者夫人最也予樂與機石轟飲爲圖爲
言當上壽夫人以拭涕泗乎綬請爲機石雪殘致辭
曰夫人其開顏機石他日有民社之職不敢以鮓餉
夫人論囚多生不遺老母以壯子受戮憂當今羣盜
半天下不敢不敬官勇戰以報天子者報夫人不敢
苟脩糜粥之間衽席之上也再爲其孫子衮致辭曰

夫人其開顏予袞不敢闕非聖之書交儼薄之友有聲士林不敢以文章之士自命他日得一官當一如機石也三爲錦石致辭曰夫人其開顏錦石雖經師亦人師也諸孫之傳其經者必成名士洪綬再拜致辭曰夫人其開顏夫人請思三十六年前夜雨一燈孤兒在抱嚴父逼於堂野鬼矚於室胡氏六尺孤不爲饑鳶果腹者幾希今日者子有端人之名孫有藝林之譽寧辭一觴乎

寶綸堂集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購輯

孫孚對讀

銘

永楓菴山主無窮師塏銘

無窮師者名 姓駱氏諸暨人其俗好鬪師獨出
家楊侯廟結茅虎豹之羣日則塞戶禮蓮華經夜則
出經行峻嶺間獸跡錯屨魅嘯呼名不爲止弟子諫
之則正色曰必使此等衆生聞佛名號業消皈依收

寶綸堂集

銘卷之三

一

爲眷屬弟子又諫曰佛法雖大師力甚微脫弄爪牙
或攝精氣師笑曰彼如禍我定業使然不爲止明日
有樵薪者爲虎食之且成羣繞其菴側魅又白晝仆
人師爲結壇誦咒俛復聚哭四山又設瑜伽餒口道
場於嶺上虎徙而鬼息人皆神之師先不識一字禮
經後見諸經論如舊記者聲隆諸刹會王父方伯公
與先君子謀建塏牛頭山請師主其事有以爲俗謀
之言止之者師曰佛法必藉國王大臣富室長者而
興塏建則其地永不絕富貴佛日永不墮吾何惜方
便入俗作佛事乃抱腰而來王父率先君子諸伯叔

父拜而迎之師曰塏下當爲貧道結菴貧道將終焉
此塊土王父卽捐俸爲結菴焉師乃履霜犯雪以募
金錢濡雨炙日以先衆力唱佛一聲衆和山震掣藜
半鉢滿堂腹果葦年而落成也師卽去菴數十武作
草團飄一椽日夜頌佛號有僧問之曰和尚定生西
方師曰子以我脩蓮宗耶法無分別故我無揀擇子
之西方當去極樂世界我之西方只在劍樹刀山世
間豈有爲僧者手輪百八便證無上等覺之理予謂
理會莫討老僧越出也不下山者三十年年將化之
前二日無疾而臥謂弟子曰期至矣請其遺教笑而
寶論堂集

卷之三

二

無言固請之第曰我見如來白毫光冉冉來矣卽脫
然逝面有笑容僧獵獵其弟子名如鴻者受其師真
實了義而持律作務老而忘倦廣闢土地崇建殿堂
殆過其師師有子矣卽本山起塔請洪綬作銘銘曰
心外無獸眷屬有鬼檀越頗多佛法有幾西方東方
如是如是撒手無言棒喝在耳頭枕青山腳踏綠水
子有慈父父有肖子必我作銘蓮子居士

暨陽陳洪綬章侯著

男字賄輯

孫豸對讀

雜文

募緣小引

蓮舌道場募緣題辭者謂之緣事非人之所能強故募緣云者一號召之畢矣今之募緣僧多行常不輕菩薩道聲音和輒接引再三或有始而厭聞終至怒罷者故結緣一道多不成就此固在家菩薩與佛少

寶淪堂集

雜文
卷之三

緣亦猶募化僧先與佛少緣不能圓通方便劣作此態以敗像法一大功德非特令彼不唯不生喜捨心并令彼生嗔恚心誠布施之通弊也然則募之法宜何如募僧一聽施主與則受之不問多寡不與去之毋使勉強彼無緣者雖至心讚嘆剜肉一文有緣者卽振鐸遙聞黃金鋪地因緣若到弗言乞士之神通時節未逢莫說檀那之慳吝緣之因果僧不妄言

錄果報小引

吾年來夙業糾纏甘受之不能遠避之不得彼人亦夙業糾纏飛語之不已黨惡之不足何時已乎吾乃

俾其大慰其心大滿其志惡口者縱橫片辭莫辨彼
得肆其蜂虿所望雖奢不稍慰乎鷹犬者當道佯凶
聞知彼喜窮其狙詐所願雖廣不稍滿乎而孰知吾
之受報者在斯彼之種毒者亦在斯矣哀哉吾受報
之終彼種毒之始非乎然吾何敢作如是觀也當知
彼所種之毒非其一身因果皆鬼神所譴責於吾而
藉手於彼者吾則真可大慰其心大滿其志矣萬一
彼果種毒吾既不能相從於蓮池之側復以吾業招
訾毀累吾眷屬因浮沉苦海中又增一重公案將奈
之何故取子先叔所索書殺生果報一帙書數十條
寶論堂集

雜文
卷之三

矣會記古德云殺莫大於人人之受殺多不以身刃
莫利於心心之用殺不畏鬼神故書以心術語言用
殺者數條於內彼人見之更視讐切齒又增一重公
案將奈之何語云心病心藥提婆達多生生世世將
奈之何戊寅孟春驚蟄悔齋書於隨緣古德之館

陳治庵老人賣藥緣起

老人感庸醫之殺人也以術名醫之殺人也舉趾高
不輕赴人之急良醫之殺人也勇於自信人言不能
入皆以心也刀兵之際人何以堪殺戮之餘自猶生
毒苟欲自活者不爲也乃攻苦方書將自活以活人

試之奇驗或天許活我而活人賜之因緣大行其道
不猶救得一半乎於是居家則懸簾吳山泛宅則扁
舟茗雪重還故山則倚杖浣水若耶之間名畫清樽
以畱野人精思淡心以當病者貧窶之夫不惜藥草
富貴之子分其酒貲洪綬贊成之卽屬作緣起兼爲
作黃帝素問圖一幅神農嘗藥圖一幅晨夕拜禮之
不敢自恃其術之神此一念直通天矣洪綬思老人
當年爲青衿時或得一進賢冠活人豈不千百倍於
此哉萬一利祿薰心瑤玉滿目未必能如今日也老
人名開字開號治庵越之諸暨人也移家山陰復移
寶論堂集

雜文
卷之三

三二

家錢唐紫陽山下洪綬從叔也辛卯孟冬書於萊根
書館

張宗子喬坐衙劇題辭

吾友宗子才大氣剛志遠學博不肯頰首牖下天下
有事亦不得閒置吾宗子不肯頰首而今頰首之不
得閒置而今閒置之宗子能無言田畝乎喬坐衙所
以作也然吾則爲宗子何必如是也古聖先賢懷其
寶玉走四方不遇則進學彌篤卽使宗子少年當事
未免學爲氣用好事喜功今日之阻當進取聖賢弗
以才士能人自畫損下其志氣復濫□書淡究時政

三年間可上書天子吾不爲宗子憂也然吾竊觀明天子在上使宗子其人得聞而爲聲歌得聞而爲譏刺當局之語新辭逸響和媚心腸者衆人方連手而讚之美之則爲天下憂也

題商綱思放生冊

太平世俗視人爲人衆生爲衆生故炙驢烹犬猶言無下筴處者恰如也所以釀成今日戮屠之世界雖菩薩出世也救不得亂世軍中轉餉立春磨之砮攻城作人油之炮尙得視人爲人衆生爲衆生者耶皆由當時生分別心重人輕物胎禍今日之命懸庖廚

身同雞犬也猶不生胞與心體物如人比屋持不殺之戒谷鄉爲放生之會或冀救得一半乎今一四天下剝割獨少者無如江南江南之人奉放生教者十家而五於吾越猶謹所以免於刀砧者又爲江南最此大衆所目擊者也商道安與其壽夫人當今之優婆塞優婆夷書經而念佛擬於龍華會上開單上足舉此放生會屬雲門僧悔爲其疏